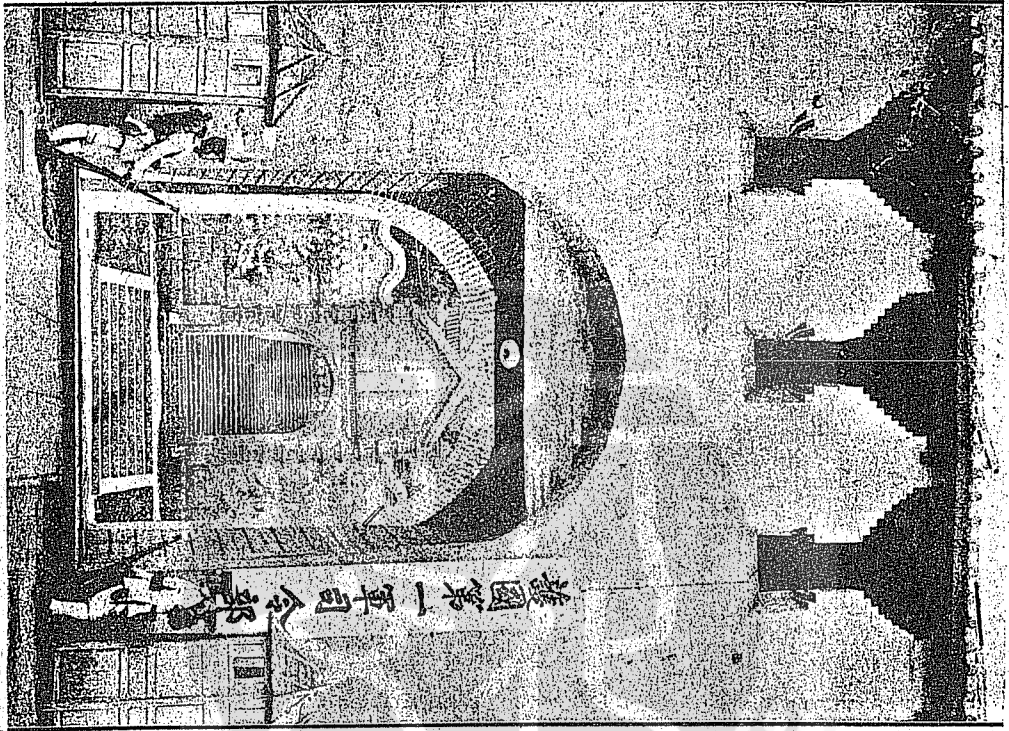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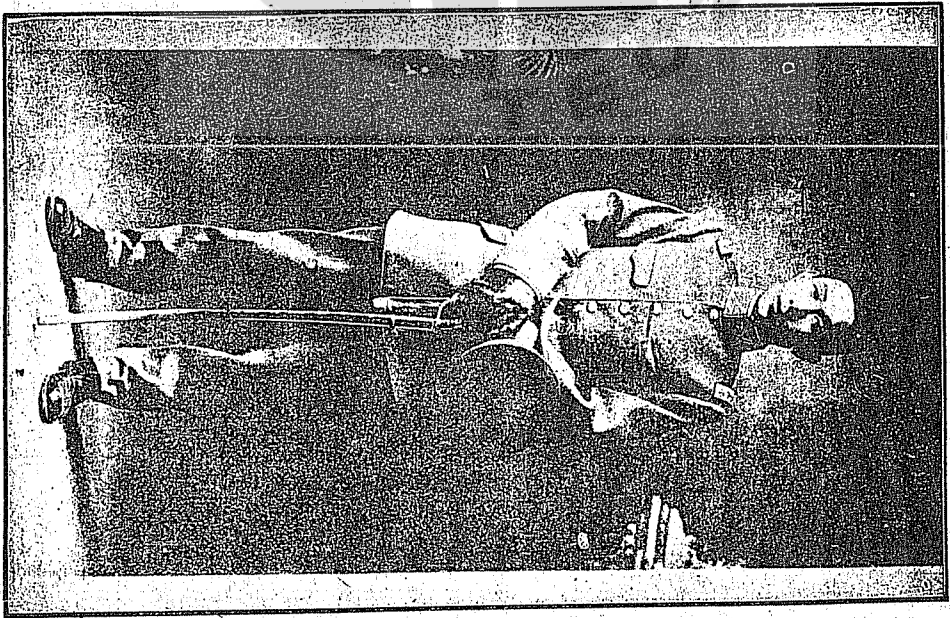


雲南護國第一軍司令部



雲南護國第一軍蔡總司令官鑄遺像



蔡鏢的故事

范奇浚

燈下童子夜聽書聲

民國五年，袁世凱陰謀篡國，帝制自爲，蔡鏢松坡先生在雲南首樹義旗推翻洪憲，再造共和，爲世人永恆敬仰崇尊。

松坡先生於前清光緒六年（一八八〇）出生於湖南邵陽的小東鄉，傳說他母親生他之先，夢着一隻老虎從屋後松林沿山坡走下，直入堂屋，一覺醒來，生下松坡。因命名爲庚寅，蓋寅在天干地支上原意屬虎，故以爲名。而字之曰松坡，其後東渡日本求學，才更名曰鏢。

松坡家世，本素清寒，他的父親在寶慶與湘江間的交通要道上桃花坪，開了一月小客棧。一天，邵陽宿儒樊春徐先生路過桃花坪，投宿在這所客棧，夜闌人靜，挑燈朗誦蘇東坡所作的留侯論。這時松坡才只八歲，被這琅琅的書聲所吸引，呆呆的站在燈下，凝神注聽，若有所會，樊先生當時很覺訝異，隨問他道：「你聽得懂麼？」松坡答曰：「見公讀書似甚快樂，遂不覺神往，不忍舍去。」樊先生更覺驚奇松坡之稟賦不同常童，執其手曰：「這樣的天資，爲何不讀書？」

松坡之父時適在側，告以家貧，無力送讀。樊先生原是邵陽縣的名秀才，在家設館授徒，當允授讀自任，這樣，松坡就從樊就學。經過他的循循善誘，加以松坡自己的刻苦自勵，終於在十二歲補了縣弟子員，十五歲就補了個廩生。

松坡十六歲那年，正值湖南巡撫陳寶箴來湘主政，提倡維新，組織湖南學會，羅致三湘開明紳耆，積極開創新學，創辦時務學堂，聘請年才二十四歲維新志士梁啟超來湘主講，思以啓發湖南子弟，從事拓展維新運動。松坡嚮學心切，由邵陽步行三百五十里到長沙，進了這所新學，在四十個學生中，多有年逾三四十的，唯獨松坡年齡最小，天資又異常聰敏，更能勤奮攻讀，成績超出同儕。因此，深受梁啟超的賞識，格外垂青。他也以得侍梁之門牆爲榮，對梁特別崇敬。就此接受了新知識，陶冶他革命救國的宏願。不久，梁去北京參加維新變法。時滿清政府考送一批留日學生，松坡在五千多名考生中，以第二名入選。適逢戊戌政變難作，梁啟超亡命日本，各省新政隨着烟消雲散，時務學堂亦被迫停辦，松坡赴日求學之行，因而破滅。

東瀛留學湖南策反

梁啟超到了日本，商召松坡、李穆、范源廉及時務學堂教師唐才常、楊篤生等赴日。松坡以家境清寒，無法籌措這筆爲數可觀的旅費，由長沙趁輪到了上海，上岸時，身上僅僅剩餘了二十個銅錢。後來找到一位在上海經商的同鄉，借給他二十塊銀元，才能乘船前往日本，可是當他抵達長崎時，口袋裏又剩餘無幾了。迫不得已飛函給清議報的梁啟超老師求援，梁托人把他接到東京。初到日本，進入大同高等學校就讀，以譯書自給。到了光緒二十六年春間，松坡這時已經十九歲了。庚子事件發生前兩年，西太后聽信一班親信的讒言，鬧着廢立的趣劇，英、德、法、俄列強，高唱瓜分中國的調調，一般青年志士，感於亡國滅種之禍，迫於眉睫，憤憤滿清政府之顛覆腐敗，亟謀打破現狀，革新政治，積極從事革命運動的醞釀，派選松坡和唐才常諸人回國，在漢口秘密創設自立軍，松坡則奉派回到湖南，策動新軍反正。不料唐才常在漢口事機不密，被清廷破獲，唐也在這次被捕犧牲。和唐一共同謀的二

十多人死了一半，松坡以回湘策反，幸免於禍。

唐才常的失敗，由於康（有為）梁的接濟款項，遲遲不到，以致事敗被捕。這次的「武力保皇」運動的失敗，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，除了犧牲一個家人矚目為當時的「徐敬業」的唐才常以外，再沒有餘勇可賈了。後來松坡又得到黃克強先生的資助，第二次東渡日本。松坡鑑於上次革命的失敗，對康梁的作法不免起了疑心，因為他的個性，一向沉默寡言，凡事觀察入微，胸有成竹。但，對於梁啟超，則篤於師生之誼，不便明說，而却於此時，加入了黃克強、楊毓麟諸人所創設的華興會。一次，梁蔡師生二人閑談，松坡毅然向梁說：「筆桿子是救不了國的，要救國，必須要有槍桿子。我想投考士官學校，希望成為一個軍事人才，將來回國，好為國家做些實際工作。」梁啟超聽了他這番話，認為頗有道理，心中盤算，有了自己這枝犀利的筆桿，再配合愛徒的槍桿，這樣，將來必然形成一股強有力的「政治資本」。在政治舞台上，予取予求，無往不利的。於是，極力贊成，松坡就這樣進入日本士官學校。

結交唐繼堯蔣百里

在日本士官學校，松坡有兩位極為相得的同學，一是唐繼堯，一是蔣百里。他們年齡不相上下，志同道合，各有救國救民的抱負，平時課餘之暇，總以如何挽救垂危的國脈為中心話題；明心見性，志切同仇，都以為列強雖有瓜分中國的野心，但，如能保有西南半壁，還可以作為復興

中國的根據地。他們相互切磋，把地圖上川、滇、黔、湘、桂五省，畫了一個圈，作為大西南的範圍，策劃將來如何在這五個省份的區域內，進行練兵屯糧的大計。一面埋頭苦讀，一面潛心策劃。因此，學業成績非常優異，與蔣百里、張孝準、周家樹等四人，同稱為「士官四傑」。

松坡完成日本士官學校學業，是在光緒三十一年（一九〇五）這時他才二十三歲，他和其他同學回國，有的或回到本省服務，有的或實緣各省要津工作，更有北上軍諮府當差的。鵬程雲路，各奔東西。惟有松坡為了要想實現他在士官求學時的夙願，雖曾担任過江西續備左軍隨營學堂監督（教務長），湖南教練處幫辦，兼武備、弁目兩學堂教官，但他志不在此，鬱鬱難伸。直到同年七月廣西總督人稱李九爺的李經羲，派人到長沙迎蔡入桂，才算踏上雲霄。李經羲原是李鴻章的侄子，為人頗具有識拔人材的眼力，松坡和李之間，原本毫無淵源，更未經顯要的介紹，就憑着一席接談，委松坡以幫辦陸軍小學，訓練新軍幹部的重任。後來又兼任廣西步隊標統兵備處教練，及測量學堂總辦。松坡為報李經羲的知遇，更為儆救國夙願，都積極以赴事功，成績斐然，益深得李經羲的愛重。松坡主持這兩所學堂四期之中，造就了不少人才，如李品仙、白崇禧等都出其門下。到了宣統三年，李經羲調任雲南總督，於是奏請清廷派松坡為新軍第十九鎮第三十七協協統（旅長）。因此，唐繼堯、劉存厚都成了他的部屬。松坡平時不苟言笑，對人處事，誠信無欺，尤其大公無私，凡事以身作則，率先躬行。

而治軍極為嚴肅，更能與士卒同甘苦，用是，他的部屬，莫不對他懷德畏威，奉若神明，愛同親長。這是松坡之在雲南，從而奠定他畢生事業的基礎，後來之能完成討袁護國，再造共和，建立不朽的勳業，實以此為其嚆矢。

昆明起義半日成功

辛亥革命，黃克強先生在武昌首舉義旗，松坡率領唐繼堯、李根源等也在同年九月重陽節的第二天舉事，響應獨立，雲南革命義旗高高的懸掛在五華山頭，時維中華民國紀元前一年（公元一九一一年）十月三十一日，也就是農曆九月初十日。雲南總督李經羲先時業已獲悉新軍即將變的消息，於是，謀先發制人，命令他認為有可疑色采的部隊，在十月二十八日黎明舉行大會操，即時下令收繳槍械，松坡及唐繼堯等，知事機已洩，迫不得已於重陽節子夜二時發難。

這次起義，原本以三十七協為主幹，松坡以協統親率七十四標担任正面攻擊，七十三標則由第三營管帶李鴻祥率領担任前鋒，首先由北校場向昆明城進攻，奪取槍砲廠，攻佔總督府。這次義舉，從十月三十日深夜，持續到三十一日午后一時三十分，戰鬥才算結束，費時不過半天，就完成了雲南光復大業。隨即成立「大漢軍政府」於五華山師範學堂，公推蔡松坡為首任都督。

李經羲於事敗後，倉皇向南門逃竄，因城門深鎖，不能出城，乃進匿諮議局。松坡原本宅心仁厚，又感於李經羲過往對他的知愛，不惟不殺他，還對他十分禮遇。等到李經羲決定離開雲南

，除了准李提回慶豐錢莊的大宗存款外，並以軍政府名義，送程儀五千元。這樣，足見松坡爲人之寬厚仁慈了。

松坡就任雲南都督以後，自訂月支薪俸大洋六十元，以外不支任何費用，每晨六時起床，到各機關巡視。早餐後開始治事，整軍經武，勵精圖治，他以「不要錢」、「不怕死」六字，作爲治軍爲政的標的，一切行政措施，無不以人民福利爲前題，因此，深得雲南全省軍民的愛戴，雲南省政，在松坡至公無私的經營下，不數月即臻於民康物阜的境域。蔡都督之聲名，揚溢於碧鷄金馬間，莫不懷虔誠的仰慕和謳歌。其時，松坡的年齡還不到三十歲。

松坡在雲南雖然培植了很多幹部，但一個湖南人居留在雲南，而雲南地處邊陲，交通梗阻，風習閉塞，狹義的地方觀念，甚爲濃厚。唐繼堯和他雖屬同學知交，但，自從升任師長後，勢力漸次發展，羽毛益見豐滿，頗有「雲南者，雲南人之雲南，應由雲南人自行治理，外省人不得染指」的錯覺，有了這種錯覺，平時在話裏言間不無流露，松坡初時猶能忍耐，及至他所派任的師長沈汪度（湖南人），爲滇籍將官所毒殺。他有感於私人的感情，敵不過權利的衝突以及狹義地域觀的排擠。生性淡泊的松坡，這時已經存有「好來不如好去」的念頭，亟想離開雲南。及至熊希齡主張松坡調湘之議流產，他在進不能，留亦不可的情況下，終於自請辭職，去到北京。

北京城裏紅粉樊籠

當民國四年，袁世凱醞釀帝制之時，適松坡剛離雲南去到北京之後。一代英雄的袁世凱本懷有「天下英雄盡入吾彀」的想法，以松坡的英毅，早存懷柔籠絡的心機，千方百計羅致爲他效力，故對松坡特別陽示禮遇，給以昭威將軍的頭銜，並派他充當陸軍部編輯處副總裁，兼總統府統率辦事處中將處員，後來又派充全國經界局總裁，禮遇之隆，遠在當時一般北洋官吏之上，陰則派出很多特務，暗中監視，舉凡蔡之一舉一動，都在袁的鷹犬緊迫偵察之中。松坡深自韜晦，靜止如常，有時故作痴鈍，以資掩飾，但還不足以釋袁世凱對他的懷疑。而在這時，袁適得密報，謂蔡與雲南暗通款曲，加深袁對他的疑懼，以不得實證，於是假借他事，遣人搜查蔡居處的左隣右舍，故作誤入蔡家，翻箱倒匣，大事搜查，松坡早有防範，毫無罅漏。從此更加對袁陽示恭謹，袁之伺察亦日益迫切，松坡脫走之謀，愈亟而愈難矣。

北京八大胡同，原是南朝金粉，北地胭脂聚集的平康麗都，正是一般登徒子好作狎邪遊的好去處，當年北洋政府軍政要人，嘗盛行着狂嫖賭的風氣，叫條子，吃花酒，談政治買賣，甚至新聞記者採訪政治消息，也多集中在這裏。松坡平日和朋友們的酬酢，也嘗涉足其間。就中雲仙班裏有個妓女，名喚小鳳仙者，原本是北國佳麗，容貌雖僅中姿，但白皙豐儉，別有一番風韻，松坡和小鳳仙在偶然一個邂逅相逢的場合中，他和她各在「蕩然見五百年風流孽債」的情況下，相見恨晚，小鳳仙以松坡年輕位尊，特別加意

奉承，傾心相與。松坡則也懷有「此鄉不住住何鄉」的感覺，從此杯酒留連，卜晝卜夜，纏綿旖旎，大有終老是鄉之慨。

其實自從民四「籌安會」起，北京的八大胡同，成了一般爭名逐利之徒的交際場所，呈現出異常的熱鬧，袁家大公子克定和「籌安會」幕後主持人楊哲子，更是八大胡同裏的常客，他們假借這脂粉艷窟作爲政情交談的處所。蔡松坡爲了要逃出袁世凱的魔掌，就不能不設法和這些人陽示親近，虛與委蛇，實則他和小鳳仙的這段冶遊情，只不過是借她以爲掩護的一層烟幕而已。

妙計脫走護國軍興

果然，弄假成真，因而引起了蔡夫人的醋海興波，對松坡大興問罪之師，鎮日大吵大鬧，弄得鷄飛狗跳，家室不寧，終至串演了一齣「假離婚」的趣劇。袁的鷹犬，以爲松坡沉湎聲色，無所作為，因而鬆弛了對他的警戒。實際松坡計劃脫走之念，更爲積極。就在十一月十一日晚間，和人竹戰終宵，散局後，直趨經界局辦公，直入新華門，回視跟踪的已經散去，乃從容入室，隨以電話告知小鳳仙，相約午刻至某處同進午餐，語畢，徘徊室中，故示悠閒，他人也沒有注意。於是秘密的由政事室出西苑門，直抵車站，搭乘去天津的三等車，抵達天津。後來又奉了國父電令，取道台灣，前往香港，並令李烈鈞、蔡智堪（苗栗人）商請日本文部大臣尾崎行雄，轉請台灣總督伊澤，允許松坡過境。幾經週折，才間道進入雲南，終於在十二月十九日，安抵昆明。

蔡既脫走遠揚，不啻放龍歸海，袁世凱自然感到惶恐，其爪牙更是張皇失措，小鳳仙自然經過嚴厲的盤查，但已噬臍不及，無可奈何。當時外傳小鳳仙曾以驟車密送松坡至豐台車站，轉乘火車赴津，因以博得俠妓之名。劉禹生洪憲紀事詩，有「緹騎九門搜索遍，美人挾走蔡將軍」之句，就是根據當時傳聞而寫的。實際情形如何？惟有起松坡於地下，才能知其真情。總之，「江山終古無休歇，半屬英雄半美人」。也正是爲她和她的寫照呢！

松坡到了昆明以後，羣情欣悅，深受歡迎，舊日袍澤，一律擁戴他爲討袁軍大元帥，也有人主張唐繼堯讓出雲南都督仍然請他承乏的，但他仍本其「決不爲個人爭權利」的基本態度，堅決表示，自願屈居唐下，率師出征。二十一日，在護國寺舉行第四次會議，參加會議的除雲南軍政首要外，方聲濤、但懋辛、戴戡等人，也都趕來參加，他和李烈鈞同時到達，會場氣氛嚴肅，各人情緒也都慷慨激昂。松坡即席發表震古鏢今的言詞：「我們以一隅抗全局，明知不能取勝，但所爭者，是爲四萬萬同胞的人格，與其屈膝而生，毋寧斷頭而死……」致詞之時，聲淚俱下，他的一片忠誠，感動了滇軍所有的將領，聲稱一致擁護他的主張，服從他的領導。會中討論到討袁軍名稱問題，最初定名爲「共和軍」，嗣經李烈鈞反對。李以爲「共和」二字，與前共和黨相混，恐遭國人誤會。他主張：「今天在護國寺開會，此次與師討袁以護國爲目的，不如即稱爲『護國軍』。」經大家同意，遂以定名。這是「護

國軍」名稱的由來。接着討論到組織問題，有主張設軍政府推松坡爲元帥的，他再三謙辭，主張恢復民元都督府制，仍推唐繼堯爲都督，任留守，自任第一軍總司令，出兵四川。李烈鈞爲第二軍總司令，出兵滇南，留滇部隊組成第三軍，由唐繼堯兼任。議定之後，即於二十三日，致電北京，促袁取消帝制，懲辦籌安會禍首，限二十五日午前十時答覆，屆時如未得復，即於是日宣告獨立。此電發出，迄無回音，遂於二十五日宣告獨立。

川滇之間攻守態勢

此時唐繼堯仍首鼠兩端，深恐大權旁落，爲個人利益着想，依違其間，始終以本省兵力單薄，糧餉缺乏，藉詞推諉。松坡很驚愕的問道：「我離滇之日，所交給你的，還有餉糧若干，槍彈若干，登載移交冊上，各執其一，這些東西，現在都到那裏去了？」並且很沉痛的說：「本人此次回滇，是爲救國而來，希望大家早決大計，免生他變，聽說袁世凱封爵的電報，即將來到。諸君如要安富尊榮，就請割下我的頭顱，前去領賞……」他這樣義正詞嚴，大節凜然，感動了在座的人，也激發了唐繼堯的良知，無可奈何的以三千一百三十個羸弱士兵，交付給他。他接受了這枝殘弱不堪的部隊，喟然嘆曰：「兵事沒有萬全，求萬全的沒有一全。現在正是大丈夫捨身報國的時候，雖有更多的敵人，我還是要去。」於是，在槍彈缺少，糧餉短絀的情況下，率領這三千一百三十個羸兵弱卒，趁着急景凋年的十二月

二十三日慷慨督師，直向四川進發，作戰目標，指向敘府、瀘州、重慶。按他的原訂計劃，從雲南將部隊秘密運動到四川邊境，出發二十天後，再發佈獨立宣言，其意趁北方援軍未到之前，一鼓戡定川境，再組織反袁的中心機構，但以梁啓超當時在上海，風聞袁世凱已獲得外交方面的支持，（與日本訂立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）恐事態演變，影響討袁軍事之進展，乃急電松坡，提早發佈討袁宣言。果然，五年一月十七日，松坡所率領的義師，行次川滇邊境的新場，袁早已派曹錕、李長泰等十萬大軍，雲集川境，護國軍不得不變更計劃，移駐大洲驛，與敵相持，困守於敘瀘之間。可憐松坡，以三千一百三十個疲兵羸卒，在餉彈奇缺的情況下，當北洋軍十萬虎狼之衆，堅苦卓絕，竭盡智謀，把爆竹藏在洋油箱裏，夜間燃放起來，以假機槍聲嚇阻眞武器，將草紮的人散置在半山樹林間，作爲伏兵，引誘北軍射擊，以假人對付眞刀眞槍，憂惶勞瘁，眠食不寧，苦撐苦鬥，全憑着山岳般的戰鬥意志，和大無畏的革命精神，不顧敵我兵力的懸殊，排除萬難，堅苦奮戰，終於在民國五年一月二十五日，一鼓攻克敘州，創下史無前例的輝煌戰果。後來又接受了梁啓超「軍事戰守與政治策動，應平行並重」的建議，加緊實施反間策反工作，由是，北軍紛紛輸誠。二月六日，再克瀘州，湖南晃縣，麻陽也相繼攻占。隨着貴州也在二月二十五日宣告獨立，袁世凱嚇得張皇失措，連忙下令，緩辦帝政，撤銷大典籌備處，緊接着廣西也宣告獨立，勸進最早袁的心腹四川督軍陳宦，也通電討袁，

後來連袁一手培植的爪牙湖南督軍湯壽潛，也電促袁退位。袁世凱到了此時，才知人心攜貳，「衆怒難犯，專慾難成」，眼看大勢已去，皇帝迷夢完全破滅。就在三月二十二日下令取消帝制。曇花一現的「洪憲王朝」，隨着松坡「登高一呼，天下響應」的正義洪濤，很快化爲烏有。袁世凱也在焦勞悲憤之餘，於六月六日一病嗚呼，離開人世。

袁逝世之日，書桌上留着他親寫的一副對聯：「爲日本去一大敵；看中國再造共和。」這大概是袁的自輓罷。

積勞苦鬥病入膏肓

當松坡抵達雲南之日，遭受多方阻難，抱孤臣孽子之心，懷滅此朝食之志，統率三千多個疲兵奮卒，直趨瀘城。苦撐苦鬥，「平均每天睡覺不到三個鐘頭，吃的是半沙半米的飯」。歷亘古未有之奇難，經人所不忍之痛苦，在朝不保夕的危機中，堅苦卓絕熟慮深思之下，早將個人生死置之度外。因此，種下了積勞致疾的惡果。加以兵微將寡，糧缺彈少，又久於雨中露營作戰，二豎相侵，染上了喉結核（在今日應爲喉癌）。病發之初，喉暗嘶啞，言語爲難，到了瀘州，完全不能說話。病入膏肓，日益沉重，但仍力疾從公，照常處理事務。蔣百里時任護國軍參謀長，於當地覓一法國傳教士，爲之診斷，未見起色。梁啓超連忙從上海聘請外國名醫，兼程赴川醫治，然以時日羈延，回天乏術。

他在病中，各方仍然矚望他主持大計，四川

、湖南都爭着請他回省，但他仍然一本初衷，概爲婉謝，並堅決主張結束軍事，自願首解兵權，率先倡導。他在六月十三日分電全國各省，籲請罷兵。電文中說：「……錫鋒鏑餘生，無意問世，擬俟本軍部署稍定，即行解甲歸休，還我初服……。」同時給唐繼堯的電文說：「……鑄前者之出，秉諸良知，今茲之退亦然……今齊輩中果有三數人先引退，飄飄遠翥，實對於今日號稱偉人志士英雄豪傑一流，直接下一針砭，爲後來留一榜樣，未始非善……。」這種傲蕪尊榮，大公無私，以國家利益爲前題光風霽月的態度，多麼忠純，多麼磊落，多麼偉大。方之古今中外，能有幾人可與倫比？

到了七月杪，病勢日趨沉重，才由蔣百里陪護出川，赴日就醫，經過上海時，已消瘦不成人形，喉暗啞到連一點聲音都沒有，他給朋友的電中說：「賤恙日夜痛楚，語不成聲，殊失人生樂趣，以故萬慮皆空……。」這時他下榻哈同公園，黃克強先生，扶病由廣東趕來探問，相對默然。梁啓超來看他，還筆談竟日，對以後救亡圖存大計，籌劃週詳。九月九日始乘輪東渡，入福岡醫院就診。到神戶時，日本記者紛紛前來訪問，已不能作答，以手指喉，由蔣百里代答。十一月一日，聞克強先生病逝，爲之嗚咽失聲者久之。對蔣百里寫道：「我早晚怕也要和諸君子分手了，我不死於對外作戰的疆場，死有餘恨。」到了十一月七日，忽然想吃西瓜，時當隆冬，不可遽得，經日人多方物色，始得一枚。松坡啖之甚甘，蔣百里等以爲病有轉機，俱爲色喜。殊不知就

在翌日清晨，病情突然惡化，自知不起，命左右強扶起來，小立窗前，凝視天空片刻，嘶着微弱的聲音，斷續的唸着，請蔣百里代爲筆記昭告國人：「一、願我政府及民衆協力一心，採有希望之積極政策。二、意見多由於爭權利，願爲民望者，以道德愛國。三、在川陣亡及出力人員，請核實呈卹。四、鑄以短命，未克盡力民國，應行薄葬。」話說完了，這一代偉人，也就瞑目與世長辭。時維民國六年十一月八日，西元一九一七年。這時才三十六歲，和三國赤壁之戰，消滅曹操百萬之衆的周公瑾，恰是同年同命。較之志切興復，還我河山的岳武穆，却還少了三個年頭。

岳麓埋骨護國名崖

民國六年十二月十七日，松坡先生的遺體，由唐繼堯回湘，國葬於長沙岳麓山，和黃克強先生墓相去數十步。這兩位與日月同床的革命巨人，生同事業，死共荒邱，真乃「青山有幸埋忠骨。」二公地下有靈，也當不感寂寞。

當民五護國討袁之後，松坡率領唐繼堯給他三千多個疲兵羸卒，從雲南出發，經宣威、宣靈、畢節，進入川境，於三月三十一日，抵達永寧（今敘永）。該處有一河流，經縣城至納谿，直入長江。大洲驛就在永河邊。他從入川到同年六月十一日移師瀘州，大部份時間，都駐在大洲驛。大洲驛面對一座高崖，河流至此，迂迴而下，巉崖千仞，高拔雲霄，絕壁嵯峨，嶽奇雄偉，古木葱蘢，嵐光掩映，風景甚爲幽美。松坡軍畫鞅掌之餘，嘗偕同蔣百里等三數高級幕僚，好整以

暇的，駕一葉扁舟，徜徉於碧波青嶂間，許多軍國大計，就取決於此。他把這座高崖，名之曰「護國崖」，並親撰護國崖銘，親筆書寫，勒鐫崖壁。銘曰：

中華民國四年，前總統袁世凱，叛國稱帝，國人迷之，溘始與師致討，是曰護國軍，鐸實統率之。與袁軍遇於納谿，血戰數月，還軍大洲驛，蓋將休兵以圖再舉。乃未幾而粵桂響應，而帝制廢，而袁死，而民國復矣。嗟呼！袁固一世之雄也。挾薰天之勢，以謀竊國，師武可力，卒斃於護國軍一擊之餘。余與二三子軍書之暇，一葉扁舟，容與夫茲崖之下，江山如故，頓閱興亡，乃嘆詐力之不足恃，而公理之足信，此豈非天哉？世或以陪袁為由吾護國軍。護國軍何有？吾以歸之於天。天不得而名，吾以名茲崖云爾。

銘曰：「護國之要，惟鐵與血；精誠所至，金石為裂。嗟彼袁逆，炎隆耀赫，曾幾何時？光沉響絕，天神凶殘，人誅穢德，敵愾之役，鬼泣神號。出奇制勝，士勇兵饒；鏖戰匝月，逆鋒大挽，河山永定，凱歌聲高，勒銘危石，以勵同胞。」

白屋詩人吳芳吉，於民國八年，作了一首護國崖詞，已經是松坡先生死後兩年的事，詞長不及備載。他在詞中第一段這樣寫道：「護國崖，護國崖，伊人當日此長征

，五月血戰大功成，一朝永訣痛東瀛。伊人不幸斯崖幸，長享護國名。」

吳芳吉還為松坡寫了一首輓詩，其中四句云：「我登五峯嶺，原野莽濛濛；猶見高勛業，永與天地終。」五峯嶺，是瀘洲沱江東岸的一個要塞，討袁之役，護國軍和袁世凱曾經在這裏激戰數晝夜，松坡親冒矢石，身先士卒，在兵力極端懸殊的情況下，終於粉碎了袁軍，獲致輝煌的戰果。這地方，實是和護國崖在護國戰役中共享盛名的地點。而護國崖之所以「長享護國名」，更將和松坡的不世勛名並垂不朽。此時此地，回溯過往，瞻念來茲，真令人不勝「顧山高水長空想望，益念我，思良將」的感嘆。

誓師詞和哀誄名聯

松坡先生在討袁誓師詞中所言：「……吾人今日不得已而有此義舉，非敢云必能救亡，庶幾為我國民爭回一人格而已……。」這「為國民爭回一人格」就是他一生為國為民奮鬥的目標，也是他「反滿清」，「反洪憲」的偉大號召。這號召，在今天仍有其偉大價值之存在，因為自從共匪竊據大陸以後，奴役人民，摧毀文化，屠殺同胞，揚棄歷史，其擢髮難數的罪惡，實超過袁世凱之篡竊民國若干萬倍。我們今之反共到底，亦猶松坡之「為國民爭回一人格」而反袁。「洪憲王朝」之能在松坡先生護國鐵錘下毀滅，「秧歌王朝」也必然在我們反共鐵錘下滅亡。這是「事有必至，理有固然」的。

末了謹抄錄松坡先生死後，全國各地集會追悼之出色名聯於次，以饜中外讀者諸公。

梁任公集論語云：

「知所惡有甚於死者；非夫人之痛而誰？」

康有為輓云：

「微君之躬，今為洪憲之世矣；思子之故，怕聽鼓鼙之聲焉。」

章佩之集杜少陵句云：

「三年奔走空皮骨；萬古凌霄一羽毛。」

張季直輓云：

「國民賴公存人格；英雄無命亦天心。」

胡汝麟輓云：

「有曾滌生之度，有江岷樵之勇，有左季高之才，齊驅並駕者誰耶？數豪傑一湘，但願空前勿絕後；倒專制於辛亥，全大局於癸丑，挽共和於乙卯，偉業豐功今已矣！看風雲滿地，却因國瘁哭人亡。」

又梁啟超輓云：

「吾見子之出，不見其入也；天未喪斯文，而忍喪其賢耶？」

沉痛哀傷，推崇備至，松坡有靈，亦當為之含笑於泉下。

至於松坡之與小鳳仙那段「露水姻緣」，時

今早已成爲不爭之事實。然英雄美人，風流佳話，固足千秋。小鳳仙以北里胭脂，因松坡而得以流傳久遠，亦云幸矣。松坡逝世後小鳳仙曾情人輓以兩聯，這兩聯都是膾炙人口的。其一：

「萬里南天鵬翼，直上扶搖，那堪憂患餘生，萍水相逢成一夢；幾年北地胭脂，自傷淪落，贏得英雄知己，桃花顏色亦千秋。」（傳此聯係易實甫代作）其二：

「不幸周郎竟短命；早知李靖是英雄。」字裏行間，道出鳳仙身份，且能吐出沉哀，確是才人手筆。

又傳松坡嘗眷戀小鳳仙之日，嘗贈一聯云：「此地之『鳳』毛麟角；其人如『仙』露明珠。」聯中嵌入鳳仙二字，天衣無縫，其對彼殊眷戀之情，躍然紙上。又有贈小鳳仙嵌字聯者，其一：

「到此與鸞『鳳』為友；望之若神『仙』中人。」其二：「他由俺乞求效鸞『鳳』；誰想我這裏遇神『仙』。」其三：「閒倚玉樓攜彩『鳳』；曾從金殿領羣『仙』。」又有分詠鳳仙二字聯云：「到門不取題凡鳥；謫居猶得住蓬萊。」玉潤珠圓，自然妥貼，不過，這些都是騷人墨客，一時興發之作，弄月吟風，附庸風雅，只能作茶餘酒後笑談罷了。「姑妄言之姑聽之」，於松坡鳳仙無所損益也。

維州山居雜詩 (三) 謝扶雅

西岸飛來一朵雲，傲雲軒主有佳文。山居寂寞憑郵簡，四海親朋相問聞。老來長日意闌珊，原是平生利祿閒。山色貪看不忍去，幾番遠步曲巒間。步上高岡又一程，屋前小犬出相迎。主人不見歸何處？遙對青山默默聲。路邊一樹紫荊花，緬想當年大陸家。棠棣鵲鴿多故事，異鄉遙莫淚橫斜！道逢策杖送斜陽，三兩人家軌道旁。果蔬園中瞰生客，犬聲隱隱透門牆。遠山高接白雲間，低屋連絲谷下看。繼日騁懷憑夕照，風光留戀步迴環。此間風習多閑豫，道遇驅車總緩行。車裏女郎笑招手，農耕南國富人情。牧場廣闊斜坡上，遙對青山抱半環。不見牛羊見羣豚，鄙夫肉食我無關。爭取民權與自由，旗揚獨立十三州。今日此鄉行國慶（七月四日），堪稱熱烈亦悠游。

片地夷平半山坳，鳩材營宅好風光；濃陰老樹環形抱，它日居停享靜涼。紆徐扶杖上高岡，休憩林前納晚涼；遙對青山仍故我，無言同祝壽無疆！長虹天際半回環，透映霞光翠柏間。真是夕陽無限好，投垂青眼照青山！鄉村城市天淵別，呼吸胸中體會先。到得山頭一長嘯，覺知空氣更清鮮。足音空谷客來疏，自抱孤芳接太虛！山徑徘徊還獨步，乾坤收拾在葫蘆！遠山竟日霧迷濛，天下澄清待某公。屈指何時紅日出，蒼生嗚咽仰晴空！烟封霧鎖幾重山，不見青青映眼間；無限愁雲愁面目，重光何日故鄉還？鱗鱗此離屋尚新，幾番趨訪寂無人。青松翠柏沿山徑，誰挽冤緣造果因！誕日山鄉聚八仙，流年美景舉華筵。月圓花好人長壽，感沐深恩大自然！（八七初度適逢六月既望）

月照天階盪寶槎，波光樹影舞婆娑！嫦娥應解人心事，來伴零丁寂寞家！東西智慧各營求，一葉落知天下秋；憐惜滿園蘋果墜，地心吸力悟根由。一屋巍巍岡上立，主人遊興入都城；馴良小犬多情甚，送我下山又一程。山中氣候暑與涼，晝夜相相差廿度強；不用走頭無路苦，夕陽逝去好商量。